



## 生活拼盘

## 父母爱情

文/翁秋珍

“那时你爸穷得叮当响。”妈妈择着菜说。

“那你为啥还嫁？”我追问。她指尖的水珠滴进竹篮，“缘分咧”，尾音被风里的柴火香揉得软乎乎的。

小时候我不懂缘分是啥，只记得爸爸一回家就帮着妈妈干这干那，生活平淡快乐。

我读小学三年级时，爸爸患了坐骨神经痛，经常疼得直不起腰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一到下半夜就听到爸爸发出“嘶——嘶”的抽气声，像针一样扎在寂静的夜里。吃了各种药都不见好。妈妈只得用药酒天天给爸爸敷腿，久而久之她的手指都染成了淡黄色，身上有一股药酒味，爸爸经常打趣说只要闻到妈妈身上的药酒味，疼痛就不敢上身。后来，爸爸吃了一种叫“坐骨神经痛丸”的药，腿痛得到了缓解。

“光吃药可不行，还得多走动。”妈妈每天傍晚都牵着爸爸去散步。厂区里总能看到他俩一前一后的身影，宛若两根相依相伴的老藤，他们也成了厂里的“模范夫妻”。

16岁那年中秋，因买不到当天回家的票，我第二天才回到家。一进门，爸爸就耷拉着脸，“昨晚你妈热了三回菜，饿着肚子等你，不回来也不知道打个电话”。我扭头看见妈妈站在厨房门口，围裙还挂在身上，手里端的扣肉还冒着热气，“吃饭吧，特地给你留的。”那天晚饭，爸爸一直等到妈妈忙完上桌吃饭，他才动筷。他们一向如此，就像老座钟的两个钟摆，你推着我，我跟着你，在岁月里荡出最安稳的声响。

原以为日子会慢悠悠过去，没想到我大四那年冬天，妈妈突然在菜园晕倒，经医院诊断是脑血栓。医生举着片子说血管堵了三分之二，让我们有心理准备。爸爸攥着病危通知书的手抖得厉害，指间那根烟卷被捏得粉碎，烟草末簌簌往下掉。“用最好的药，一定要救过来！”他沙哑的声音像砂纸磨木头，颤巍巍地从褪色帆布包里掏出三沓钱，每一沓都用橡皮筋勒得死紧。

妈妈醒过来那天，爸爸正在给她擦手。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，照见他鬓角的白霜，和妈妈无名指上那圈浅浅的戒痕——那是他们结婚多年后，爸爸用半个月工资打的银戒指。

爸妈的爱情，就是两块砖搭起的灶台，是深夜里敷腿的药酒，是二十多年没断过的林荫道散步。原来最好的缘分，不是初见时的怦然心动，而是把“熬过去”3个字，过成了一辈子的寻常。

## 一寸芳草

## 秋景

文/罗依衣

河滩上的石头凉了  
芦苇欠身  
让出整条河的走势  
芒刺托着斜照  
迟迟不肯西沉  
祖母解开麻袋  
簌簌地  
抖落两把秋声  
拖拉机在田埂

反刍晚霞  
父亲摘下手套  
掌心窝着  
新谷的微温  
月光爬上谷堆  
我扬尽指间秕谷  
风  
突然就轻了

## 往事情怀

## 饭桌上的旧时光

文/周衍会

饭桌，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从饭桌的变迁中，可见证生活的变化与时代的进步。

小时候在炕上吃饭，用的是梧桐木制成的木盘子。这种木盘呈长方形，刷一层桐油，用得久了，表面会形成灰褐色包浆。吃饭时，将木盘放在炕中间，家人团团围坐，格外热闹、温馨。若是人口多，还有人得站在炕下，伸长胳膊夹菜。在炕上吃饭需要盘腿，老人们的姿势最标准——双腿交叠，腰背挺直；而胖子和小孩子就没这“坐功”，要么斜伸着腿，要么搬来矮凳、小马扎，歪歪扭扭地坐着。家庭条件稍好的，还会有张小炕桌，坐着舒服，也显得气派。

另一种家庭必备的饭桌，是用料厚实的矮腿长方形木桌。天气热时，就把矮木桌搬到正屋地上或是庭院里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享受着凉风与美食。饭后，收拾完碗筷，用抹布将桌子擦拭干净，再把它竖放在墙角。暂时不用的木盘子，就放在木桌的四条桌腿间，既整齐又节省空间。木盘和矮木桌，是当时农家饭桌的标配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冬天在炕上吃饭，是最具烟火气的画面。儿时没有电，冬天的夜晚，灯窝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，灯光摇曳，跳动在每个人的脸上。后来条件好了，便换成了罩子灯或蜡烛。开饭前，小孩子把木盘子端上炕，摆好碗筷，中间放一小碟咸菜。不一会儿，母亲从热气蒸腾的灶间端来饭罩子，里面盛着玉米面饼子、煮熟的地瓜

或地瓜干，偶尔还会有一碗香喷喷的小咸鱼。喝的是玉米面粥，爷爷有时还会倒上一杯散白酒，就着简单的菜肴，也能喝得有滋有味。

相比之下，用矮木桌吃饭要舒服得多。坐在小板凳、马扎上，甚至是软软的蒲团上，土地面散发的泥香味与饭菜的香气交织在一起，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悠长与静好。尤其到了夏天，饭桌移到院子里，在老梧桐树的浓荫下，既舒适又凉快。饭后，将饭桌洗干净，从水桶里捞出浸泡许久的西瓜，切开后，红瓤黑子，汁水四溢，那是夏天独有的甜蜜与清凉。

时光流转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许多人家盖了新房，添置了大衣柜、写字台、沙发等新式家具，老旧的木盘子和炕桌逐渐被淘汰。矮木桌虽还有人用，但更多人家用上了方桌，尤其是招待客人时，方桌上铺着花桌布，显得既隆重又上档次。再往后，家人日常用餐时，客厅里的大茶几慢慢成了主角。我从结婚到现在，快30年了，搬了好几次家，一直都把茶几当饭桌。

近些年，各种材质的餐桌也流行起来。但对许多人来说，在茶几上边看电视边吃饭，依旧十分普遍。去年，我搬新家，也买了张大餐桌。可每当晚上想看电视时，我还是忍不住端着碗回到茶几旁。妻子总笑我改不了老习惯，可我觉得，在哪儿吃饭不重要，只要自己觉得舒服放松，比什么都好。

以后，饭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没人知道。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。就我们当地而言，木盘子、炕桌、矮木桌、方桌已成为历史，越来越精致的大餐桌，将来肯定会普及。

但我还是怀念当年的木盘和矮木桌，怀念煤油灯摇曳不定的光，怀念院子里梧桐树下的风，怀念一家人围坐时那种挤挤挨挨的热闹……那时的日子慢，吃的也是粗茶淡饭，但沉淀在饭桌上的旧时光，就像母亲熬煮的玉米粥，黏稠、香甜，是心底最温暖的记忆。

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